

簡❤愛

新應臺/病理學科教授暨主任

這裡不是在講Charlotte Bronte 的世界名著，而是在講我們的『老簡之愛』。『老簡』，是我們私底下對簡崇和主任的暱稱。他走了也有月餘了，姚總編輯要我寫一篇有關他的短文，我苦思數週，總覺得寫一些像生平紀事般八股式的“公告”實在不是我的風格。況且，上週現代婦女基金會的趙總編輯爲了出版老簡的專文而採訪過我，在採訪過程中，我們整理、回顧了老簡過去在網路教育、法醫課程及直接的社會貢獻（如性侵害防治、兩性平等、性騷擾申訴）著墨甚詳，這些也都是同仁們廣知且肯定的一面。但是，總有一些不易爲人所知或體會的一面吧？下面就是我能“揭發”部份『老簡之愛』的故事。

法醫，法醫，大家都知道大概在做些什麼，但是下面的“場景”，請您和老簡一起來體會一下。

場景一：八月中旬，仲夏的某日，地檢署來電，請您即刻至台南縣某山區相驗無名屍一具，您抵達現場後，看見往生者疑似上吊自盡於一棵樹下，死亡數日以上，身軀極度腫脹，腹內細菌產生之氣體像吹氣球似的鼓著腹肚，體表

大多腐爛且爲昆虫、蒼蠅產卵，無數白色的小蛆在上蠕動，警檢人員個個掩鼻站得老遠，只有葬儀社的老手正用DDT噴灑四週飛舞的蒼蠅，而您要做的是“仔細”檢查往生者的全身每一部份，看、摸、觸、壓全套外，繩索打結的方式，懸吊的位置...等等。相驗完畢，您知道屍體移至殯儀館後，您將頂著溽暑在攝氏40°C的太平間內（光線不足、器械簡單、無空調）進行詳細的屍體解剖，更別提後續成噸的文書作業，檢驗報告，和將來開庭時，檢調單位三不五時的傳喚出庭。

場景二：您帶著全家正在風景名勝渡假，徜徉在山水之間，檢調單位一通電話，您不得不放下一切，直奔空難現場，面臨一塊塊、一片片的“碎肉”，焦的、碎的，“疑似”的都等著您的檢視和鑑定，攝影、記錄、抽血、捺指紋、取肉(DNA分析)樣樣不得少，還得快又準(家屬等待認領)。您知道上百條人

命已化作千萬片碎片，

您不但要“分門別類”完成人身之鑑定，還要觀察其他細節以釐清空難發生的真正原因。現場工作的環境，似乎和有空調的辦公室/門



診手術室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場景三：兩位是鄰居的老先生晚間酒後互毆，其中一人第二天一覺未醒，死者家屬聲稱前晚衝突中，對方持棒重擊以致死亡，對方則辯稱當晚衝突中死者為先持棒打人者，打鬥中跌倒傷及腦部，且當時兩造都無異樣，況且死者是回家後至第二天清晨才發現死亡，故應與他們無關。您在檢警要求下對死者進行法醫解剖。工作完畢當晚，死者兒子（現XX幫堂主，前科累累）打電話到你家，強烈要求您主持“公道”，他認定父親絕對是死於對方的棒擊，並且暗示除非您是受了對方的紅包，否則法醫檢查結果應是他殺。同晚，另一方家屬（現XX掛舵主）來電堅稱死者先持棒打人，且衝突當時並無明顯受傷，又是死於第二天，應與他們無關，您的解剖鑑定“應”可還他們清白，否則您日後出門要小心點…….?!

場景四：醫院某病患過逝，生前種種病徵，理學檢查指出極可能罹患Creutzfeldt-Jakob（狂牛症），臨床醫師提出病理解剖請求，消息傳開，所有醫護人員唯恐避之不及，大家期待您一人扛下任務，您知道結果是：您一人穿著像太空衣的服裝持刀解剖，血液不能濺出，電鋸骨頭（肋骨、頭骨、脊椎）時不可有“骨肉橫飛”的場面，因prion蛋白不易消滅且潛伏期極長。

以上的場景，都不是“故事”，而是我們老簡鎮日奔波，處理的許多許多

之一。我佩服他的“來案不拒”，“無案不切”，而且從不抱怨。我更佩服的是即將發生在老簡身上的故事，想想一個往生的軀體浸在福馬林中數月，在大體解剖的醫學生課程中將在教室中使用半個學期，其中的場景我不願形容，老簡應比我們更清楚，他在往生前即表示願意捐獻遺體供學生大體解剖教學使用，捫心自問，我們誰做得到？

老簡這些方面能為人所不能為，我想主要是他對生命充滿了熱愛，也是這股愛，趨動他能有“雖千萬人，吾往已”的典範，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因，因為老簡之愛絕不只是“簡愛”，而是御繁為簡的「大愛」。